

中

中

空谷集卷中

尚直編

中吳沙門空谷景隆述

○小學一書晦菴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又言范文正公曰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理學類編晦菴又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着那生氣亦能再生晦菴既謂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跡何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乎何物湊着生氣而再生乎自相矛盾莫能解釋也史記等書曰魏武子謂兒穎曰吾死後可嫁吾妾未幾又曰

吾死後須殺吾妾以為從葬已而顛從前命嫁之後顛
為晉將臨敵秦將杜回忽有一老人結草以抗回顛乃
擒回顛於夜間見老人來告曰我即嫁妾之亡父也公
嫁我女故來報德耳春秋左傳史記世家咸謂齊襄公
殺公子彭生已而襄公獵於具丘指一物謂群從曰此
大豕也群從曰此非大豕即公子彭生也襄公不信援
矢射之物立而泣之果彭生也如是死生之際彰感之
事左傳載之益多禮記曰人死曰鬼又曰鷹化為鳩雀
化為鵠至於蒙求等書鮑靚記并羊估識環等事皆與
晦菴極相違戾從文正公與諸經史則悖晦菴從晦菴

則悖文正公與諸經史令人疑惑從何而得定理嗚呼
此事洞明始得抵當安可世間之心猜疑而說也橫渠
謂鬼神二氣之良能程子謂鬼神造化之跡晦菴謂鬼
神氣之屈伸三人之說皆是一氣之造化也夫此一氣
包羅天地初無缺少充塞天地只此一氣更無兩箇一
氣曰陽曰陰者只是此一氣展縮而得名也鬼神既只
是此一氣則盡天地間只是一箇混茫更無兩箇蓋為
盡天地間只是一氣故也然則何故有天神乎地祇乎
五岳之神乎四瀆之神乎山川之神乎社稷之神乎無
祀鬼神乎歷代封禪乎古今祭祀乎鬼神如是之多也

較夫三人之說則不侔矣禮記曰太皞為春帝句芒為
神炎帝為夏帝祝融為神少皞為秋帝神蓐為神顓頊
為冬帝玄冥為神若據三人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跡
氣之屈伸然則何必太皞等為四時之帝乎何必句芒
等為四時之神乎關尹子曰鬼者人死所變中庸曰鬼
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揚子曰天地神明不測者也皆與
三人之說大不侔矣晦菴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泯然
無跡然則太皞等以何為四時之帝乎句芒等以何為
四時之神乎此又不侔之極也理學類編有問人死竟
鬼便散否晦菴答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

者如何晦菴答曰子孫是祖先之氣所以感格若據
菴之說則祭五岳四瀆山川社稷無祀鬼神者既非其
子孫皆無感格耶嗚呼姜源蹈人跡而生后稷簡狄吞
鳥卵而生殷契伊尹生於空桑誌公生於鷹巢是誰之
氣耶以誰為祖先耶爭如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一句推開却無過咎理學類編張程晦
菴等皆屑屑然以孔子原始反終推而廣之以論鬼神
此又事極計生也大凡事務不知則已何苦欲沽虛譽
強而言之縛住後學迷塞其心不復求明也悲哉
○曰師謂夢者神識也死而受苦者此神識也竊有疑

馬曰子所疑者可得聞乎曰人生有睡夢也死則形氣既離何夢之有曰甚矣子之懵然不達也子之所見正類晦菴惟見形氣斷滅也形氣既能作夢死而未殞者形亦尚存何以無夢乎至於埋之火之何不知痛苦乎當知因有神識成此形氣形氣如屋神識如人去任由人屋是閑物也漢牟子曰人臨死則家人上屋呼之寃神還則復蘇不還則不蘇寃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五穀之根葉寃神譬五穀之種實其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矣牟子之語亦詳矣

○庸齋先生曰伊川謂佛學有上達無下學余謂伊川

之言亦是亦非也吾宗以悟道為要不在學問佛言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從上祖師不許參禪人看經教語錄文字惟今一味參究悟道實惟上達也以此論之伊川之言可謂是矣吾佛世尊說諸經卷積滿龍宮海藏大部華嚴有四天下微塵數偈流於大夏者百千萬億分之一也豈無文字乎漢唐以來歷朝三藏法師消於佛圖澄和尚道安法師遠公和尚支遁和尚生肇融廡二祖神光大師杜順和尚智者大師崇福藏法師清涼觀國師慈恩基法師圭峯密禪師南山宣律師等其道則到景位之地其才則有孔孟之文章豈無下學也

以此論之伊川之言可謂非矣吾儕當自勉旃不可虛
消歲月禪宗雖謂不立文字然臨濟德山是禪宗第一
等宗師觀其語錄文章經教無所不通東坡謂雪竇語
錄有兩箇翰林學士之才梅屋常禪師曰周武宗廢教
沙門犯顏抗爭殆數十人唐高祖時傳奕排佛惠乘法
師等皇皇論爭引義慷慨亦不失法王真子之識唐武
宗廢教而力爭者惟知玄法師一僧而已佛運數百雖
莫可免凡釋子者處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佛法尊博
如天亦吾徒失學之罪也余聞徑山一代住持忘其名
凡有書記到山則以尊宿之禮待之侍僧譏其分別徑

山曰書記是扶教門熬外侮之良將也吾以教門為重
而然豈分別也汝等小兒安知佛法大任之重乎侍僧
再拜而已矣書記亦難任也具內外學始授其職內學
心要置之未論外學可與翰林頡頏庶堪措手不尔則
反邀辱矣唐季已來永明雪竇明教大覺禮法師式懺
主寧僧錄圓法師黃龍佛印寶覺靈源堯率覺範東山
三佛大慧高菴真歇弘智應菴密菴橘洲石室此澗淮
海如意萬松堯美天隱幻住天如覺隱寂照廣智梅屋
古林南堂寶洲松月楚石古鼎夢堂見心如中全室大
璞一初固菴止菴用章竺隱行中祖芳隨菴圓菴德巖

啓宗九臯、伏宗皆敵外侮之良將也、近代人物雖不逮於古人、然世與時遷、人亦隨之、各當其代也、

○吾宗所謂無為者、無為無不為、無心而為、為皆正事也、豈是塊然不動乎、言無學者、學到萬法盡通、至於無學之地、惟取其理、不取其語、蓋為一切法相、咸同一相也、豈是蚩蚩度日作愚人乎、大部諸經、皆言智為先導、雖修五波羅蜜、乃至萬行、若無般若、皆名魔業、若忘失菩提心、皆名魔業、佛見心亂者、則令其作死死骸骨之觀想、見心不亂者、則令其數息、如是調攝其心也、祖師

凡見可於機用發明者、則以禪機攝之、凡見泥於文義者、則令其離文字而學道、凡見不知文義者、則令其學智慧而明般若、不然、則固守僻執、一愚人可嗚呼、人心如是難調理也、故勞大覺聖人、說許多經教、對機調治、故云千經萬論、緣何事、只為調治一點心、凡吾緇侶、自宜量其材力、立其志願、確乎戒德、體乎佛心、然後或專於悟道、或兼明經旨、或先學問、而後發用、請擇其道而行之、如是修心、以期成道、弘傳教法、以利於人、可謂為僧之本等也、

○宋理宗時、靈隱痴絕冲禪師、令門下之僧、常衣直裰、

等服晝夜不釋其身臨睡則披五條袈裟囊佩大衣而
卧。聖朝洪武間長興僧官林禪師常衣直裰等衣日
夜不離於體以一布囊安置戒牒佩之於膺惟登廁澡
浴二事則以此囊懸於壁事畢復佩之宵睡不遺沒齒
而後已。虎丘行中仁禪師凡得沈檀異香則以小合
貯之置於大香合中每旦持以行香至世尊前於小合
中另取好香一炷進之除外不復他用客至惟執常香
而已。世有一卷註解金剛經題名曹溪六祖大師解
義口訣其註語并前後序總出一己之意更非二人之
語此是宋神宗元豐間天台羅適所註假聖師之名也

無深理有淺義蓋因淺俚之故世人多愛之謬矣。六
祖大師法寶壇經第十付囑章曰師一日喚法海此處起首
經轉相教授勿失宗旨共計七百七十九字此是金天
教之人偽造邪言增入刊板末章之弊也詳覽壇經之
意只是一統說去分為十章者亦是金天所分也。世
有後三卷蓮經此是妄無所知匹夫所造樵歌牧唱也
。世有金剛經議論此是金天教之人偽造魔語也。○
世之妄著經書者疊疊然不可勝計我亦何暇覽之偶
親四端而已彼若實言某人所作此則任其胡言漢語
何必論之既假佛祖之名安可不說嗚呼妄談性理壞

等服晝夜不釋其身臨睡則披五條袈裟囊佩大衣而
卧。聖朝洪武間長興僧官林禪師常衣直裰等衣日
夜不離於體以一布囊安置戒牒佩之於膺惟登廁澡
浴二事則以此囊懸於壁事畢復佩之宵睡不遺沒齒
而後已。虎丘行中仁禪師凡得沈檀異香則以小合
貯之置於大香合中每旦持以行香至世尊前於小合
中另取好香一炷進之除外不復他用客至惟執常香
而已。世有一卷註解金剛經題名曹溪六祖大師解
義口訣其註語并前後序總出一己之意更非二人之
語此是宋神宗元豐間天台羅適所註假聖師之名也

無深理有淺義蓋因淺俚之故世人多愛之謬矣。六
祖大師法寶壇經第十付囑章曰師一日喚法海此處起首
經轉相教授勿失宗旨共計七百七十九字此是金天
教之人偽造邪言增入刊板未革之弊也詳覽壇經之
意只是一統說去分為十章者亦是金天所分也。世
有後三卷蓮經此是妄無所知匹夫所造樵歌牧唱也
。世有金剛經議論此是金天教之人偽造魔語也。○
世之妄著經書者疊疊然不可勝計我亦何暇覽之偶
觀四端而已彼若實言某人所作此則任其胡言漢語
何必論之既假佛祖之名安可不說嗚呼妄談性理壞

人心法玷辱佛祖罪莫大焉右言三師之德吾徒合遵
四端之弊諸人合知是以筆之於此

○宋人昧佛者惟橫渠以至晦菴數人而已不昧佛者
還多焉濂溪二蘇王荆公張九成呂東萊等是也昔者
漢唐已來而至於宋黃龍佛印東林晦堂靈源大慧諸
禪師等不以儒釋相分平等開導體佛之心也豈料他
人將我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於自己所以轉身排佛
嗚呼此機已失不勝痛惜今後吾儕或得悟道設使納
交於他宗之子但以詩文交接慎勿漏泄玄機當以宋
人為戒所謂前車既覆後車改轍孔子曰於予吾改耳

○國一禪師以道學傳於壽涯禪師涯傳麻衣衣傳陳
搏搏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挺之李傳康節邵子也
穆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於濂溪周子已而周子扣問
東林總禪師太極圖之深旨東林為之委曲剖論周子
廣東林之語而為太極圖說周子長於禪學工夫是以
工夫之道過於邵子邵子長於天時曆數是以數理之
道過於周子至於道學則一也初無二致

○曰師謂晦菴排佛者心病也所有心病乞師言之曰
汝但深於佛學況及百氏之書汝當自見亦見濂溪二
程以及諸子所得道學之源流矣曰諸子所得未暇問

之濂溪程子所得之自乞師言之曰備說則煩姑為畧
說濂溪姓周諱惇頤字茂叔春陵人也初扣黃龍南禪
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濂其略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
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
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
有箇契合處出附章濂氏家說濂一日扣問佛印元禪師曰畢竟
以何為道元曰滿日青山一任看濂擬議元呵呵笑而
已濂脫然有省出資鑑後發濂問東林總禪師得竹林
壽涯禪師麻衣道者二師心傳易學窮神極性由是扣
之總諭濂其略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即真實無妄真而

無妄即誠也夫哉軋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軋道變化
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着
一路實地工夫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
上會云云濂一日與張子厚等同詣東林論性總曰吾
教中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謂真如性法性性即理也有
理法界事法界理事交徹理外無事事必有理諸子沉
吟未決濂毅然出曰性體冲漠惟理而已何疑耶橫渠
曰東林性理之論惟我茂叔能之出私益濂問太極總
曰易在先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即易也無形之理即無
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為四時以一氣言之皆

元之為也劉時中所得東林親筆論易之語又尹氏家塾及蘇季明筆記詳備并有程子深愛元包
四德五峯胡先生序通書謂濂得大極圖於穆脩脩得
於种放放得於陳搏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大極圖非
濂所作陳搏之學得於麻衣麻衣得於壽涯禪師出性
要并法濂問大極圖之所由總曰竹林壽涯禪師得國
一禪師之心傳其來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時建
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為萬有之祖以無
為因無即所以有為果有即二以真為體真即以假
為用假即生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疑云云濂復造佛
印之室叙及悟由印曰吾多教入孔孟之大義今公所

負可以起之且力行無滯東林亦有諭濂倡儒為道學
之語出松窓雜記濂諭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啓迪於南老
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
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矣出尹氏家塾濂往潮
州靈山寺訪大顛禪師遺跡見韓子上大顛書累幅併
存及留衣亭肅然無恙故題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
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性
寺留衣亭真山濂作愛蓮詩曰佛愛我亦愛清香蝶不
倫一般奇絕處不上婦人頭出鄭濂性簡約平居澹如
也晚年悉屏文字惟務靜勝而卒得道學之傳濂溪東

元之為也。劉時中所得東林親筆論易之語又尹氏家塾及蘇季明筆記詳備并有程子深愛元包
四德五峯胡先生序通書謂濂得大極圖於穆脩脩得
於种放放得於陳搏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大極圖非
濂所作陳搏之學得於麻衣麻衣得於壽涯禪師出性
要并正濂問太極圖之所由總曰竹林壽涯禪師得國
易心法一禪師之心傳其來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時建
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為萬有之祖以無
為因無即所以有為果氣交運以真為體真即以假
為用假即所以為真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疑云云濂復造佛
印之室叙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孟之大義今公所

負可以起之且力行無滯東林亦有諭濂倡儒為道學
之語出松窓雜記濂諭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啓迪於南老
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
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矣出尹氏家塾濂往潮
州靈山寺訪大顛禪師遺跡見韓子上大顛書累幅併
存及留衣亭肅然無恙故題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
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性
理羣書并靈山寺留衣亭真迹濂作愛蓮詩曰佛愛我亦愛清香蝶不
偷一般奇絕處不上婦人頭出鄭濂性簡約平居澹如
也晚年悉屏文字惟務靜勝而卒得道學之傳濂溪東

林教人惟務靜勝濂溪之久不事筆硯終日端坐窓前
草色同一生意蓋是靜中有得紀弘益道學性理之始實

倡於涯師而至于總師總以授周子紀弘益陳忠肅公曰
性理之說東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其言遍於佛書性

錄并性後村劉先生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
周孔外別自有英豪出後村集

○程子洛中人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弟諱頤字正叔號
伊川子野曾先生曰程氏顥頤同受學於濂溪濂溪首

今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為已任出史
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后山先生后山曰余觀周程推已

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來實未嘗有此寂默危坐

做工夫尋樂處以為斯文之窮究信乎周程體道之源

固有所別流矣趙說之心學明道深味於華嚴合論自

謂有所心融意會為喜以其所由書於雲蓋寺雲蓋寺碑

明道以亡母壽安院君忌辰往西京長慶寺修冥福躬

預齋席見眾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伐鼓敲鐘內

外整肅一坐一起並準清規乃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

矣紀弘益靈源清禪師答伊川書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

見斯雖未一奉目擊之歡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

宗師庶扣迨遍乃猶以鄙人未見為不足頃年間聞先

林教人惟務靜膝濂溪之久不事筆硯終日端坐窓前
草色同一生意蓋是靜中有得紀弘益道學性理之始實

倡於涯師而至于總師總以授周子紀弘益陳忠肅公曰
性理之說東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其言遍於佛書性

錄并性後村劉先生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
周孔外別自有英豪出後村集

○程子洛中人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弟諱頤字正叔號
伊川子野曾先生曰程氏顥頤同受學於濂溪濂溪首

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名以斯文為己任出史
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后山先生后山曰余觀周程推已

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來實未嘗有此寂默危坐

做工夫尋樂處以為斯文之窮究信乎周程體道之源

固有所別流矣淵源後發明道深味於華嚴合論自

謂有所心融意會為喜以其所由書於雲蓋寺雲蓋寺碑

明道以亡母壽安院君忌辰往西京長慶寺修冥福躬

預齋席見眾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伐鼓敲鐘內

外整肅一坐一起並準清規乃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

矣紀弘益靈源清禪師答伊川書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

見期雖未一奉目擊之歡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

宗師庶扣迨遍乃猶以鄙人未見為不足頃年間聞先

師言公見慶今覽公所作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
虛也出靈源語錄。先師即晦堂心已而伊川多入靈
源之室嘉泰普燈錄云程伊川徐師川朱世英洪駒父
咸問道於靈源禪師故伊川之作文註書多取佛祖辭
意信源流之有從也石塘胡汲仲先生曰孟子沒一千
五百餘年道潛統絕子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
續河南程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於北固竹
林寺壽涯禪師而為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氏文公文
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慶乃云前日所聞
竹林遺語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

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劄着病處

亦可笑也

胡氏大論

歐陽玄曰程子平生愛讀佛書但不

及朱子之博覽

歐陽

伊川曰明道先生出入釋老幾十

年

伊川所作

東林諭濂有一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

理及天理之性人欲之私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元包四

德誠通誠復等辭二程傳其學故伊川著書立言皆本

其意或全用其語如易傳存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出

唐清涼國師

濂溪太極圖說無極之真妙合而凝此出

華嚴經疏

無極而太極等語全是東林口訣周子通書濂

洛集華香根於此周程取用佛語多類此也

○晦菴深諱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於天且夫周子通書師友章云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晦菴之言悖於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殊不知昧於天理愈令節病彰焉有若韓子見大顛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菴校韓文尚留韓子上大顛三通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三通書一併刪去故知後人既服晦菴之藥執迷於排佛尤甚於晦菴寧知晦菴設此關竅曲排之也後人不識其所以然將謂是實後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也嗟乎晦菴設箇關竅在此後人尚識不破爭得如薛簡張拙白居易杜鴻漸李習之韓昌黎陸巨陳操李附馬楊大年富鄭公楊次公郭公輔趙清獻公周濂溪張無盡馮濟川張九成呂居仁諸大儒等能參吾宗之禪關乎敬佛法明佛理惟未透禪關者有若許玄度習鑿齒宗炳劉遺民雷此宗王道周顛沈休文張說李太白王摩詰柳子厚王渤李源呂蒙正范仲淹范蜀公文潞公張約齋呂東萊等是也以佛學為通家之好者有若曹子建王珣王珉文中子杜子美杜牧之孟浩然劉禹錫劉長卿司空曙司空圖李群玉皮日休許

○晦菴深諱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於天且夫周子通書師友章云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晦菴之言悖於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殊不知昧於天理愈令節病彰焉有若韓子見大顛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菴校韓文尚留韓子上大顛三通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三通書一併刪去故知後人既服晦菴之藥執迷於排佛尤甚於晦菴寧知晦菴設此關竅曲排之也後人不識其所以然將謂是實後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也嗟乎晦菴設箇關竅在此後人尚識不破爭得如薛簡張拙白居易杜鴻漸李習之韓昌黎陸巨陳操李附馬楊大年富鄭公楊次公郭公輔趙清獻公周濂溪張無盡馮濟川張九成呂居仁諸大儒等能參吾宗之禪關乎敬佛法明佛理惟未透禪關者有若許玄度習鑿齒宗炳劉遺民雷此宗王道周顛沈休文張說李太白王摩詰柳子厚王渤李源呂蒙正范仲淹范蜀公文潞公張約齋呂東萊等是也以佛學為通家之好者有若曹子建王珣王珉文中子杜子美杜牧之孟浩然劉禹錫劉長卿司空曙司空圖李群玉皮日休許

渾賈島項斯鄭谷等是也佛法為非大道曷能感諸名賢如是崇尚者也諸賢才德明敏豈不逮於後世排佛之人乎苟不取於諸賢之大公甘屈於一人半人之已意者實未思之誤也

○曰師謂諸子參禪明佛理者皆賢德君子也惟柳子在八關十六子之列乎曰柳子明理君子也有人謂韓子文勝於柳柳子詩勝於韓二子之名並驅於世此亦評之未詳也文勢雄健者韓過於柳也理學妙密者柳過於韓也後世理學不通者不能窮柳子之文二蘇子王荊公輩優於理學所謂合節矣其與劉禹錫易地而

官以便其奉養此德又餘人之所難行也惟失所於王荆文故著其名於十六子之列柳子於德宗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彼時王荆文章執誼用事二人竒柳子之才擢為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非妄求也俄而荆文敗柳子與劉禹錫等七人俱貶柳子為永州司馬至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也柳子與薛孟容書曰宗元狠忤貴近蹈不測之事此文人所聞見不敢與他人道又與裴墳書曰僕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輩乃一售不得請張排恨僕可出而辯之哉又與李夷簡書曰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

渾賈島項斯鄭谷等是也佛法者非大道曷能感諸名
賢如是崇尚者也諸賢才德明敏豈不逮於後世排佛
之人乎苟不取於諸賢之大公甘屈於一人半人之已
意者實未思之誤也

○曰師謂諸子參禪明佛理者皆賢德君子也惟柳子
在八關十六子之列乎曰柳子明理君子也有人謂韓
子文勝於柳柳子詩勝於韓二子之名並驅於世此亦
評之未詳也文勢雄健者韓過於柳也理學妙密者柳
過於韓也後世理學不通者不能窮柳子之文二蘇子
王荊公輩優於理學所謂合節矣其與劉禹錫易地而

官以便其奉養此德又餘人之所難行也惟失所於王
荊文故著其名於十六子之列柳子於德宗貞元十九
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彼時王荊文章執誼用事二人竒
柳子之才擢為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非妄求也俄而
荊文敗柳子與劉禹錫等七人俱貶柳子為永州司馬
至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也柳子與薛孟容書曰
宗元狠忤貴近蹈不測之事此文人所聞見不敢與他
人道又與裴墳書曰僕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
賢幸乃一售不得壽張排恨僕可出而辯之哉又與李
夷簡書曰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

久矣又祭妻父楊詹事文曰宗元謗言未明黜伏逾紀
即此觀之亦足以見其被排謗之機章章然明且著矣
何待史氏之說乎况柳文篇篇正大學海彌深斷無銳
氣猖狂之咎過於他人遠矣實有道之人也嗚呼鳳凰
不與衆羽同類衆羽亦不識鳳凰之貴故有疑忌之惡
也伺求柳子之過乘便而搦之可勝道哉歐陽唐書重
而擠之溫公通鑑晦菴網目從而抑之虧其美德也賴
有天不可欺冥冥之中各有前程去處

○晦菴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

此句出唐譯大智度論并禪書

不可限

量

出華嚴寶積大集等經

似是而非

出津集

大學補闕全是禪語畧番變之始

言一理終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真實無妄真實之

理有是理而復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實無妄聖人之心

至實無妄

皆是東林口授周子語意能知覺所知覺

楞嚴經等千聖相傳

心法脫然有悟處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物我一理

固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

本原一心之妙用活鱗鱗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

咬菜根無縫塔三句語割着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條

痕一搥一掌血

皆出禪書并諸經

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為證據

云非惟年有變月亦有之

附錄纂註

晦菴註書惟毛

詩一經乃是學力註成簡用佛法自餘四書等註并諸

久矣又祭妻父楊詹事文曰宗元謗言未明黜伏逾紀
即此觀之亦足以見其被排謗之機章章然明且著矣
何待史氏之說乎况柳文篇篇正大學海彌深斷無銳
氣猖狂之咎過於他人遠矣實有道之人也嗚呼鳳凰
不與衆羽同類衆羽亦不識鳳凰之貴故有疑忌之惡
也伺求柳子之過乘使而搗之可勝道哉歐陽唐書重
而擠之溫公通鑑晦菴綱目從而抑之虧其美德也賴
有天不可欺冥冥之中各有前程去處

○晦菴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

此句出唐譯大智度論并禪書

不可限

量

出華嚴經

似是非非

出華嚴經

大學補闕全是禪語始

言一理終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真實無妄真實之
理有是理而復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實無妄聖人之心
至實無妄皆是東林口授周子語意能知覺所知覺楞嚴經千聖相傳
心法脫然有悟處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物我一理
固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
本原一心之妙用活鱗鱗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
咬菜根無縫塔三句語割着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條
痕一搨一掌血皆出禪書并諸經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為證據
云非惟年有變月亦有之云出周易附錄纂註晦菴註書惟毛
詩一經乃是學力註成簡用佛法自餘四書等註并諸

製作皆用佛法況以佛經禪語改頭換面翻變其語而取其意如是用者遍於群書晦菴如是所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語不識晦菴是何心哉

○晦菴早從學於延平李先生久之恨不發明及詢長者咸指之禪學已而遍謁禪老與呂東萊張南軒同問道於大慧禪師

出大惠年譜後晦菴十八歲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遂搜其篋惟有大慧禪師語錄一帙

耳次年登科出尤靖所作大惠語錄序并拱辰集等書晦菴致書於開善謙

禪師曰熹向蒙大慧禪師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頃授一言警所不逮謙答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

話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晦菴覽之有省出資

辰集性晦菴於竹林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

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

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出朱子大全錄晦菴

有書啓國清禪師曰寒山子詩刻成日幸早見寄字蹟

本寒山詩後晦菴寄山居僧詩曰方丈翛然屋數椽檻前流

水自清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

容揮塵客室空邠許散花天箇中有白無人薦不是諸

方五味禪出類聚陸文安公九淵每與晦菴爭論太極圖說蓋知晦菴有禪學故謂晦菴有悟入幾之出數有

問今士大夫都入禪家去者何也晦菴答曰是他高似
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
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介甫平生
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政公
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入他禪學佛經說
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故前輩謂孔
子所不及也四大即是龜兔十二緣生出華嚴合論佛
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後却說出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磨盡翻窠臼倡為禪宗視義學
尤為高妙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

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

云云禪宗有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

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

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

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朱子

并易解歐陽玄晦菴如是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

此亦不識晦菴是何心哉錄語煩者不收鳴道集道餘

佛經之詩簡右言晦菴自用佛語文諱周程明露佛語

自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二章微露晦菴心病

也汝若決洽貫通全體皆見始知周程張謝游揚晦菴

問今士大夫都入禪家去者何也晦菴荅曰是他高似
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
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介甫平生
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政公
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入他禪學佛經說
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故前輩謂孔
子所不及也四大即是竟竟十二緣生出華嚴合論佛
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後却說出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磨盡翻窠臼倡為禪宗視義學
尤為高妙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

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

云云禪宗有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

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

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是甚麼樣見

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朱子語錄

并易解歐陽玄晦菴如是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

此亦不識晦菴是何心哉錄語煩者不收鳴道集道餘

佛經之詩簡右言晦菴自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語

自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二章微露晦菴心病

也汝若決洽貫通全體皆見始知周程張謝游揚晦菴

等著書立言凡於說道理處寸寸節節皆是佛經禪語之意豈不見陳忠肅公謂性理之說東林授之濂溪其言遍於佛書也近有一箇半箇指禪語曰此一篇與宋儒言語相合這幾句亦與宋儒相合嗚呼曾不知宋儒之言非存私也非不公也且言世之排佛者可是學力之未博乎可是理學之未通乎可是學佛未至而反排乎可是紀昌之用心乎可是局於此量不能化之而大通乎嗚呼尚亦不敢輕於常人安忍欲沽自己之幻名曲排三界大聖人度人之大法 吾為之憂憂彼排者虧

損陰德至於至也

○曰中也亦知周程道學得於禪宗傳至晦菴不越其教不知晦菴何以昧佛之德反而排之所以問也獲聆斯語已知其心矣曰濂溪窮究道學於黃龍佛印東林三禪師也夫三師者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濂溪取友亦必端矣况程子多游禪室多讀佛書固知程子必是慎德君子不肯叛佛晦菴立言沈用佛理反而排之者俾人不識也是故近掩周程佛學之根然亦遮掩不盡中庸或問謂楊氏等受學於程門其言皆佛老之餘緒多說游揚謝氏等言出於佛老晦菴明知周程楊等道

學出於禪宗適之所謂其所排者設墻壑也

○曰師謂讀佛書便識晦菴心病竊疑師欲羅籠人入佛之意不知然否曰若爾則私意也子以實問我以實答佛法如大路凡欲於此路行者亦不拒之不欲於此路行者亦不邀之學佛者得佛法之饒益佛亦無喜背佛者不得佛法之饒益佛亦無愠從佛背佛在乎人之有善根無善根而已安可力致其然歟此溟有鯤化而為鵬聽其自化也豈人力能俾其化焉人之從佛亦何益於我乎人之背佛亦何損於我乎

○曰佛經中語有與老莊相似者晦菴謂佛經剽竊其說此意何如曰佛是天上天下三界大聖人也大道周圓萬德統備見人之所不見明人之所不明故有窮妙道之極談罄祕曠之玄奧豈藉老莊之言以為用乎而况歷朝三藏法師多生西竺未嘗善吾中國之書惟解中國之語是故到吾中國翻譯梵經而為中國之語而已翻譯梵經者如番邦所用通事人也只將梵語轉作唐言孰敢變亂佛聖人所說之辭而壞其經旨乎佛生周昭王時老子生周定王時老子後於佛四百餘年矣且夫前人竊後人之語耶後人竊前人之語耶顛倒荒唐惑諸後學道家除老關莊列之外諸經皆是後人採

撫佛經之意造成而已。晦菴欲蔽佛之光明，千方百計，反而抑之也。人雖可瞞天，不可欺也。庸齋先生曰：佛出西方，豈應於此剽竊晦菴抵之太過不公矣。出列子註

○曰：除晦菴外，亦有排佛者。此復何如？曰：自無主見，不能識其道之深淺，惟憑晦菴之說從而排之，是為隨人脚根轉也。曰：亦有不因晦菴之說，自欲排者。此復何如？曰：譬如世人，惟識常見之物，不識難見之物，忽遇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光華璀璨、流輝奪目，不識是寶，疑之為怪，尋握利劍，猛力而排之，爭知此物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有如是功與德也，亦猶瞽者不見日月之光，欲令盡

天下人皆瞽，其目同說，日月無光明也。

○曰：師謂或者曲罪柳子，辯之明矣。爭柰亦罪王維乎？曰：王維陷於漁陽，不得已而處之，落他網中，不得不爾。然後潛求良策，脫身還國之計也。曰：王維何不就死，胡為而存之？曰：此時玄宗蒙塵於蜀，肅宗攝朝，二主皆未遑寧處。王維安忍棄君而就死地乎？顏淵告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此之謂也。蘇武陷於匈奴，雖持漢節，亦受匈奴之制，落他網中，不得不爾。此亦不忍棄君而就死地也。王維、蘇武易地則皆然。惜乎後世不求其長而求其短，故罪王維。若以天理神明之鑑，鑑之則不可罪王

撫佛經之意造成而已。晦菴欲蔽佛之光明，千方百計，反而抑之也。人雖可瞞天，不可欺也。庸齋先生曰：佛出西方，豈應於此剽竊晦菴抵之太過不公矣。出列子註

○曰：除晦菴外，亦有排佛者。此復何如？曰：自無主見，不能識其道之深淺，惟憑晦菴之說從而排之，是為隨人脚根轉也。曰：亦有不因晦菴之說自欲排者。此復何如？曰：譬如世人惟識常見之物，不識難見之物，忽遇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光華璀璨、流輝奪目，不識是寶，疑之為怪，尋握利劍，猛力而拒之，爭知此物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有如是功與德也，亦猶瞽者不見日月之光，欲令盡

天下人皆瞽，其目同說：日月無光明也。

○曰：師謂或者曲罪柳子，辯之明矣。爭柰亦罪王維乎？曰：王維陷於漁陽，不得已而處之，落他網中，不得不爾。然後潛求良策，脫身還國之計也。曰：王維何不就死，胡為而存之？曰：此時玄宗蒙塵於蜀，肅宗攝朝，二主皆未遑寧處。王維安忍棄君而就死地乎？顏淵告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此之謂也。蘇武陷於匈奴，雖持漢節，亦受匈奴之制，落他網中，不得不爾。此亦不忍棄君而就死地也。王維、蘇武易地則皆然。惜乎後世不求其長而求其短，故罪王維。若以天理神明之鑑，鑑之則不可罪王

維也

○曰師謂劉坦之等惟識杜公之學未識李公之學然二公之學何以異焉曰韓子亦言李杜文章光燄萬丈曾無優劣之分但子美長於作法見識蒼古太白長於神妙見識廓達兼有道味如龍之無形跡可見而能裂山填水興雲布雨活法變化不同凡獸之被人捕縛者也後世仰之彌高莫能近傍所以譏之選詩補註坦之去取之間極欠子細唐詩未暇論之宋詩惟收晦菴之作宋人為用佛家性理故不類古詩所以元人非之當知唐詩可學宋詩難學元人不能繼宋反以非之亦氣

運之變也然晦菴詩文專用佛家性理巴巴挈挈認着影響不知實處如明教禪師之所謂似是而非也坦之獨取其詩不識坦之從何立意蓋坦之不明道眼故不能將宋人稱斤定兩遂箇識破由是區區蒲伏於晦菴脚根之下也嗚呼尚能從佛法大海中揆撈得透回視晦菴自知之美近世達之者未言成道元本中峯且言宋景濂亦能默而識之不漏齒也

○曰師謂晦菴欲掩濂溪之學得於禪宗故言周子之學得之於天師之確論愚猶未達再乞明誨啓沃愚懷曰佛是三界大聖人尚從然燈佛授記作佛孔子為萬

世師法亦問於老子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好古敏而求之者也玄策禪師曰無師自悟者天然外道也古之聖人尚倚河圖洛書以成文籍觀天地察物理以定陰陽量日影筭盈虧以成曆數未嘗得之於天也子夏荅魯哀公曰臣聞黃帝學乎太真堯學乎伊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望自開闢已來豈有得之於天者乎周子惟有淳厚之德於黃龍佛印處得此子禪學於東林禪師處得傳易學并說明太極圖之意旨由是為一代名公短中求長而已何以昧其根本而謂得之於天斯言大謬欺給後學甚矣

○曰師謂陰符經近老莊何以據焉曰其文高古其旨明道作者非黃帝則老闕非老闕則莊列餘人不能也邵子謂七國時書亦非也伊川謂非商末則周末斯言庶幾矣晦菴謂唐李筌所作何其昧哉古人亦無此作况唐人乎晦菴又言此書有強兵戰勝之術斯言益昧矣此書全說道理斷無兵機雖嘗有云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此言心法幾微一動一靜與天時流行之道冥一脗合無過與不及之謂也豈兵機之謂乎且兵法起於黃帝其書雖

世師法亦問於老子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好古敏而求之者也玄策禪師曰無師自悟者天然外道也古之聖人尚倚河圖洛書以成文籍觀天地察物理以定陰陽量日影筭盈虧以成曆數未嘗得之於天也子夏荅魯哀公曰臣聞黃帝學乎太真堯學乎伊壽舜學乎務成跼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望自開闢已來豈有得之於天者乎周子惟有淳厚之德於黃龍佛印處得此子禪學於東林禪師處得傳易學并說明太極圖之意旨由是為一代名公短中求長而已何以昧其根本而

謂得之於天斯言大謬欺給後學甚矣

○曰師謂陰符經近老莊何以據焉曰其文高古其旨明道作者非黃帝則老闕非老闕則莊列餘人不能也邵子謂七國時書亦非也伊川謂非商末則周末斯言庶幾矣晦菴謂唐李筌所作何其昧哉古人亦無此作况唐人乎晦菴又言此書有強兵戰勝之術斯言益昧矣此書全說道理斷無兵機雖嘗有云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此言心法幾微一動一靜與天時流行之道冥一脗合無過與不及之謂也豈兵機之謂乎且兵法起於黃帝其書雖

不及見大率不外乎太公望之三畧六韜孫子武之十
三篇也至於吳起司馬法尉繚子之兵法亦不外乎此
孫龐樂毅起翦頗牧韓信霍生諸葛魏武謝安桓溫之
用兵亦不外乎此唐太宗與李靖講明至矣夫得矣征伐
之理與仁義去暴亂正國土以救民不得已而用之豈
合宜之事乎故云戰德戰仁義未言戰兵也武經格戰
之理觀天時察地利任之以勇智固之以仁信秉之以
忠義正兵奇兵之變臨事換機擊其虛避其實以佚待
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飢無恃強以勇進無怯威以速退
可攻則攻可守則守活法變化機用無窮以陰符經較

之猶天之與淵大不侔矣蓋晦菴有博學之才兼得此
子佛學後人不逮故服其言不能擇其善不善也

○曰虛無寂滅之理晦菴曾用否曰用矣虛無寂滅之
理者靜而無念也晦菴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靜傳又云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消
去又漸漸恁地長繼齋此即變用虛無寂滅之語惟變
其語不變其理晦菴如是明擠暗用脉脉不斷蓋晦菴
將虛無寂滅之理以為說性理之根本故也曰師言至
矣吾儕不能自省覺爾

○凡慢佛者鮮有不嬰挫折者焉或致名位不進或進

而復墜設不墜亦貧困或中途天闕或子孫乖蹇如是
陰罹天譴也世人酣迷不能覺察耳蓋受晦菴之所縛
也晦菴亦償此感於趙宋光宗紹熙間累官州邑而已
寧宗召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甫四十六日遽卒理宗
追謚文公嗚呼以其文義欲欺三界大聖人度人出
生死成道果生福德開智慧衆德統備之大法耶豈非
深悖天理乎曰晦菴亦論性論道豈惟文義乎曰濂溪
問性於東林禪師師曰性即理也東林以性之瑣末應
酬而已理之一言豈能盡性之道哉猶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言豈能盡天子之道哉此亦應

酬而已濂溪以性即理之一言取足於心授之程子後
來晦菴倚恃其說乃曰性即理者為千萬世說性之根
基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晦菴註云命猶令
也性即理也率循也如是亦兼訓字而已矣以即理之
所言指之為性循此即理指之為道晦菴以此所言釋
副中庸之義也嗚呼安得子思子再世於世論此道哉
○曰晦菴門弟子蔡仲默等不甚據佛何以師徒之不
同耶曰自東漢南北朝而來諸子雖通佛學未克多以
佛理著書作文惟以佛理脩心養道吟詠性情而已宋
儒潛心佛學著書立言皆用佛理所以儒學至宋大變

而復墜設不墜亦貧困或中途夭闕或子孫乖蹇如是
陰罹天譴也世人酣迷不能覺察耳蓋受晦菴之所縛
也晦菴亦償此感於趙宋光宗紹熙間累官州邑而已
寧宗召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甫四十六日遽卒理宗
追謚文公嗚呼以其文義欲欺三界大聖人度人出
生死成道果生福德開智慧衆德統備之大法耶豈非
深悖天理乎曰晦菴亦論性論道豈惟文義乎曰濂溪
問性於東林禪師曰性即理也東林以性之瑣末應
酬而已理之一言豈能盡性之道哉猶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言豈能盡天子之道哉此亦應

酬而已濂溪以性即理之一言取足於心授之程子後
來晦菴倚恃其說乃曰性即理者為千萬世說性之根
基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晦菴註云命猶令
也性即理也率循也如是亦兼訓字而已矣以即理之
所言措之為性循此即理措之為道晦菴以此所言釋
副中庸之義也嗚呼安得子思子再生於世論此道哉
○曰晦菴門弟子蔡仲默等不甚據佛何以師徒之不
同耶曰自東漢南北朝而來諸子雖通佛學未克多以
佛理著書作文惟以佛理脩心養道吟詠性情而已宋
儒潛心佛學著書立言皆用佛理所以儒學至宋大變

變為道學發明六經四書也晦菴宗於程子是故今日
惟說周程所得之源不言諸子之所從也請觀戰國之
下荀卿言不韋司馬遷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班固等
語不越六經孔孟老莊之意至於永平年間佛法入中
國之後范曄曹植許玄度陶淵明王維李翱等語已入
佛學矣故有評佛論歸去來辭結廬在人境中歲頗好
道復性書等語至於楊億楊傑二蘇濂溪橫渠二程及
上蔡龜山東萊南軒晦菴等語渾用佛學故有寂默危
坐做工夫尋樂處識神靈性虛而靈寂而妙返本還源
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無極而太極無極之真體

用一源等語所以晦菴與門弟子皆未排佛晦菴蓋為
汎用佛意欲掩佛學之德全歸自己之功故立排佛之
言裁於書中令人信伏後人披覽承虛接響排之而已
排佛用此逢蒙之計者起於張子厚謝良佐楊中立張
敬夫等廣之於晦菴也曰然則張子厚等排佛之語吾
師何不辯明而正之曰屏山李學士鳴道集言之詳矣
曰韓子排佛之語吾師何不辯明而正之曰當時大顛
禪師言之詳矣曰石介說恠吾師何不辯明而正之曰
如意遷禪師荅石記言之詳矣至於疑禪師甄正論嵩
禪師輔教編非韓篇相國無盡張公護法論妙明成禪

師折疑論靜齋劉學士三教平心論千瀨慶禪師顯正
論遵禪師辨偽錄少師姚公道餘錄諸公互加發明益
詳矣先德未言者今日為子言之而已

○曰中也雖不敏亦知佛法不可排也世之排者致
令後學失其善心於天理何如哉曰佛法者生育天
地之大本主宰萬化之靈機上窮空界下徹地輪莫
非佛法之所統攝如是大道何懸排乎譬如大海能
容百川之水亦容諸雜穢流若穢若清成成一味有
如是德故名為海佛法亦然毀譽不動以見佛法之
大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此之謂也觀其力排

之意速去佛法掃土而盡爭知愈排愈盛愈抑愈揚
如張一掌擬掩太陽徒奮身努力而不能掩太陽少
許之光明惟損自己之德耳又如仰面嚙天自污其
首逆風揚塵自空其已然則何益矣當知排佛法者
衆人也王天下者聖人也大道在聖人作興此天地
一定之理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无后行道以身先之
也歷代帝王祖述其道撫育萬邦其揆一也佛法大
道之學教人為善也是以歷朝崇尚至我

師折疑論靜齋劉學士三教平心論千瀨慶禪師顯正
論邁禪師辨偽錄少師姚公道餘錄諸公互加發明益
詳矣先德未言者今日為子言之而已

○曰中也雖不敏亦知佛法不可排也世之排者致
今後學失其善心於天理何如哉曰佛法者生育天
地之大本主宰萬化之靈機上窮空界下徹地輪莫
非佛法之所統攝如是大道何懸排乎譬如大海能
容百川之水亦容諸雜穢流若穢若清成成一味有
如是德故名為海佛法亦然毀譽不動以見佛法之
大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此之謂也觀其力排

之意速去佛法掃土而盡爭知愈排愈盛愈抑愈揚
如張一掌擬掩太陽徒奮身努力而不能掩太陽少
許之光明惟損自己之德耳又如仰面嚙天自污其
首逆風揚塵自窒其已然則何益矣當知排佛法者
衆人也王天下者聖人也大道在聖人作興此天地
一定之理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无后行道以身先之
也歷代帝王祖述其道撫育萬邦其揆一也佛法大
道之學教人為善也是以歷朝崇尚至我

聖朝以皇極而致治以佛心而致仁

太祖皇帝加板的塔和尚為國師

太宗皇帝加大寶法王為上師

仁宗皇帝加光法師為國師

宣宗皇帝加慈恩和尚為法王

今上皇帝加揚國師為上師

聖量尚明天然正性恢弘佛法利益世人佛法苟無益於天下安得如是之感乎

○曰所謂佛法利益世人不知有何利益曰參禪悟道者得明心見性之益窮空經教者得明通玄旨之益依

法脩行者得漸入菩提之益持戒念佛者得生淨土之益持戒禪定者得生天上之益歸依信受者得善根福慧之益善心敬佛者得善因福果之益依信佛法者不作諸惡得不煩刑法之益佛法行于世間得陰翊

皇度之益此是體乎三教聖人之心與天地神明至公無私之意余以慈悲方便令汝知之慎勿亦效逢蒙紀昌之用心也自喪其德惟是一身之咎苟或教壞世人做而排之是則招因帶果罪不可逃矣曰罪福果報死生等事此皆佛書之語吾儒不信也曰豈特佛書有是語乎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

聖朝以皇極而致治以佛心而致仁

太祖皇帝加板的塔和尚為國師

太宗皇帝加大寶法王為上師

仁宗皇帝加光法師為國師

宣宗皇帝加慈惠和尚為法王

今上皇帝加楊國師為上師

聖量尚明天然正性恢弘佛法利益世人佛法苟無益於天下安得如是之感乎

○曰所謂佛法利益世人不知有何利益曰參禪悟道者得明心見性之益窮究經教者得明通玄旨之益依

法脩行者得漸入菩提之益持戒念佛者得生淨土之益持戒禪定者得生天上之益歸依信受者得善根福慧之益善心敬佛者得善因福果之益依信佛法者不作諸惡得不煩刑法之益佛法行于世間得陰翊

皇度之益此是體乎三教聖人之心與天地神明至公

無私之意余以慈悲方便令汝知之慎勿亦效逢蒙紀

昌之用心也自喪其德惟是一身之咎苟或教壞世人

做而排之是則招因帶果罪不可逃矣曰罪福果報死

生等事此皆佛書之語吾儒不信也曰豈特佛書有是

語乎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子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
禍遠矣人之為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豈
非罪福果報乎繫辭曰死生之說精氣為
物游魂為變孔子又謂子路曰未知生焉
知死豈非論死生之事乎子乃輕於聖
人之訓重於後人之言謂無罪福果報死
生等事壞其心術也不愧罪福則無德矣
無德安能進道大哉佛法衆德統備世人
獲其善利不知報恩反生排謗甚於子
之刃父也汝知之矣曰余改轍矣豈復蹈
彼蹊乎復持此意諭諸朋輩令彼知非免
罹害德之咎益感吾師之

德其深與得不可極其涯涘矣

○曰師謂三教聖人各出隻手扶持大道以成天下
之化權此切論也仰瞻

聖上制法行事三宗並弘夫天下之人咸推此理即契
天地

聖人之心也曰子言善矣

皇上明逾日月量同天地道齊堯舜德邁商周協和萬
邦平章百姓追回上古四五千年之淳朴喚醒末學
二三百載之沉迷車同軌書同文混一區宇儒崇仁
老崇理咸契佛心上符

列聖之鈞謨廣被至仁之厚德仰頌
淳風政化永垂萬世無疆之大猷

聖子神孫克紹一定不遷之洪業鈞陶萬化時歌有道
之昇平共樂泰和日頌無為之至治永貽厥德克配
天心者焉

卷之四